



图中右为杨守生，左为本文作者。

■工友情怀

好友杨子

□李庭义 文/图

我和杨子是在1985年7月由工厂调入丰台区供水行业后相识的。

记得刚来到这个单位，我就接受了一次考验。当时，我要去的那个施工班，正在为一个新建的小区做自来水工程。班长分配给我的任务就是让我为砌楼门水表井备料，即砖、水泥和沙子。而干这些活就要和司机班的杨子配合。他是开轮式挖掘装载机的，说白了，这种机械的特点就是可挖装两用，人称“两头忙”。所以，司机杨子就经常与我们施工班组打交道。

初识杨子，他给我的印象老实厚道，乐于助人。备料时，他见我在砖垛前发呆，就笑道：“你是不是对砌一口井需要多少块砖心里没底儿？”见我点头，他接着说：“通常砌一口水表井需要500块砖。一栋楼有6个门，如果每个楼门砌一眼井的话，那我们拉3000块砖就够了……”“没想到一个司机连砌井用多少块砖都知道。”看着一脸真诚的他，我的心里不由自主地赞叹道。在杨子的帮助下，不到两天的工夫，我就备足了六眼井的砖、水泥和沙子，并提前一天多便完成了班长交给我的任务。

打那之后，我跟杨子的接触就多起来，也从其他人的口中了解到不少他的事情。

1976年初，杨子高中毕业后就分配到丰台区自来水管理所工作。他挖过沟，下过管，砌过井，打过口……凡是管道工和其它大小工的活儿他都拿得起，放得下。由于他思想进步，踏实肯干，不怕吃苦。几年后，深得单位领导重视的他不仅成为单位里为数不多的青年党员，而且还被举荐到驾校去学开车。

听单位的同事讲，拿到司机驾照后，他开过手扶拖拉机、大小运输车，最后又开上了“两头忙”。在司机班里，每天上班来得最早的是他，每天下班走得最晚的还是他。一次，单位有位同

事的孩子发高烧，着急去儿童医院看病。刚下班回家的他，急忙给主管领导打了一个电话后，便开车送同事的孩子去医院。由于心急，在一个路口，他没看清不许左转的牌子，就把车拐了进去，因此被执勤的交警罚了几十元钱。但当他看到那个患病的孩子，在医生的及时治疗下，高烧消退，露出往日的笑脸时，杨子的内心也热乎乎的。

1998年3月，单位组织职工去南方旅游，要坐两天一宿的火车。大家都在卧铺车上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玩牌，唯独他坐在上铺正手捧着一本书在津津有味地读着。我问他看的啥书，他说是《厚黑学》。见我诧异，于是，他就把身边一个皮箱打开让我看：箱子里没有衣服全是书。我随手翻了翻，政治、经济、哲学、文学的书都有。“平常工作忙，没时间看书。现在多好，可以在旅游途中多读点书，既游山玩水又读书养性，真乃一举两得呀！”他边看书边对我说道。望着眼前这个“书痴”，我不知道说啥好。也许，在他的内心世界里装着美好的东西太多了吧。

几年后，杨子因为身体不好，离开了司机的岗位，来到单位后勤打扫卫生。工作变了，但他的心没变。除了工作尽职尽责外，读书依然是他的爱好。一次，在我给他还书时，看到他桌子底下拿出一台老式的磁带收录机，说他很想听我以前在北京电台播出的那篇童年趣事征文的录音磁带。没想到，为了想听我的这篇处女作，他竟寻遍北京的旧货市场，找到了这台已很难寻觅的磁带收录机。

后来，由于血压、血脂高，心脏不好，大脑也出现了问题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。等听说他住进了医院，还没等我去医院探望他时，杨子就突然驾鹤远去了。他去世时，刚年满53周岁。

哦，忘记告诉大家，好友杨子的大名叫杨守生。

■家庭相册



我在朝阳区东四环外的垡头居住已经34年了，目睹了垡头这个小地方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张照片是我的大儿子4岁时在垡头邮局门前的花坛前照的，如今他的女儿都15岁了。



1999年的一天，我去北影小区看一位朋友，正巧遇见了鼎鼎大名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洋老师。由于与朋友的约定时间尚早，于洋老师请我到他家坐坐，我欣然答应。此时，于洋的老伴、电影艺术家杨静也迎面走来，表示欢迎。

垡头的变化

□陈寿昌 文/图

垡头小区当时是北京化工系统几家工厂宿舍区，为数不多的几座楼房。那时还没有垡头邮局，只有一个邮政代办所，要想发电报寄包裹还得坐车到九龙山邮局去办。公共交通更是少，只有一趟348路通向城里。垡头周围一片一片农田，小麦绿油油，玉米挺拔，满目碧绿。南方来的老乡竟然可以在农田里，不大的工夫就摸到很多泥鳅。垡头当时有一家青春旅馆，经常客满。记得当年外地的一个朋友来北京，垡头没地方住只好到九龙山和焦化厂去找旅馆住。

日月如梭，转眼几十年过去了。再看如今的垡头，早已是旧貌换新颜。原来的垡头早已扩大了好几倍，周边盖起了高档的华侨城小区、翠城经济适用房小

区、金蝉里小区、双合小区等，以及著名的欢乐谷景区。娱乐方面，除欢乐谷外，还有健身房、图书馆、电影院，居委会每个周四下午还会放老电影。

交通方面除原有的348路、907路外，增加了457路、561路、637路、8路、680路、674路、677路等七八趟公交车，地铁七号线也开通了，通向四面八方，人们出行极为方便。这里有大学、中学、小学、幼儿园，过去没人愿来的垡头，如今成了热门的地方，房价每平方米高达四五万元，几十年的老楼也卖到两三万一平方米。

垡头的变化，只是北京发展的一个小点，但窥一斑可知全豹，它印证了北京改革的步伐。

难忘那一刻

□张式彝 文/图

艺术情有独钟，尤其是您主演的每部电影我都看过。可以说，从小看您表演的每一部电影长大的。”二位老人听后非常高兴。高兴之余，我建议：“我们一起唱一段杨静老师在50年代主演的故事片《金铃传》里的插曲《一天赛过二十年》。”

“太阳那个出来呀红艳艳，老百姓那个一心要胜过苍天，劈开了那个万丈高山岭，挖穿了那个地下的老龙泉……”二老拍手和我共唱起来。

时至今日，此情此景难忘。

■图片故事

千里慰问子弟兵

□胡京成 文/图

那是2002年的5月，石景山团区委、首钢总公司团委组织部分青联委员和区文化馆的演员，往返行程1500多公里，代表全区10万团员、青年赴沈阳军区雷锋生前所在团和北京军区某部慰问。我应邀随行用照相机拍下了此行中精彩的镜头。

我们一行二十多人中，既有优秀的团干部、青年企业家，还有在全市文艺汇演中获奖的歌舞、杂技演员，大家都对这次慰问很是期待，一路上欢声笑语。

在雷锋团汽车连的餐厅里临时搭的舞台上，慰问团的男女演员一展身手，献上一台精彩的文艺节目。有独唱、有舞蹈、有相声，还有杂技，博得了干部战士的阵阵掌声。每个战士坐一个小板凳，坐在后边的战士为了看节目，有的把两个板凳摞起来，俩人紧紧挤坐在一起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住进了军营的宿舍，每个房间都很整洁，上下铺共8个床位。第二天才听说，为了给我们提供宿舍休息，有二



慰问团成员参观雷锋事迹展览馆

十多个官兵夜里在汽车驾驶室睡了一晚。时值五月，东北的夜晚仍是寒气袭人，这件事让我们十分感动与难忘。

第二天，我们一行到雷锋塑像前敬献了花圈，并举行了宣誓活动。随后参观了雷锋事迹展览

馆，听着讲解员介绍雷锋感人的事迹，看着雷锋生前用过的物品，我们每个人都受到教育和感染。

虽然过去了十多年，那次千里慰问子弟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为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